

—— 江东文艺·作家文丛 ——

星期四下午的陈港码头

—— 黄莹中短篇小说选 ——

黄莹 著

曾经历的某些时光。

这也许是你，

一段奇怪的遭遇，

一处陌生的环境，

一个别人的故事，



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■ 江东文艺·作家文丛

星期四下午的陈港码头

——黄莹中短篇小说选

黄莹著



 宁波出版社
Ningbo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星期四下午的陈港码头 : 黄莹中短篇小说选 / 黄莹著 . — 宁波 : 宁波出版社, 2015.11

(江东文艺 · 作家文丛)

ISBN 978-7-5526-2262-1

I . ①星 … II . ①黄 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32455 号

江东文艺 · 作家文丛 星期四下午的陈港码头 : 黄莹中短篇小说选

丛书主编 王 昱

本书作者 黄 莹

责任编辑 梁建建

责任校对 毛利波

责任审读 王 丹

出版发行 宁波出版社

(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315040)

网 址 <http://www.nbcbs.com>

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7.625

字 数 170 千
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26-2262-1

定 价 25.00 元

如发现缺页或倒装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0571-85063471

《江东文艺·作家文丛》编委会

主 编 王 昱

副主编 杨慧月 齐海峰 陈云其 陆爱国

编 委 朱华红 朱军备 王晓菁 俞苏伟 胡 勇

序

艺术观照中的正面和反面

文学创作是一种认知和审美的经验,它建立在活力充沛的心灵律动和对写作技巧的熟练运用这一基础上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其所能体现的最大价值在于,总是能够发现并还原被别人所忽视的生活逻辑,并对这种逻辑给予全新的解读或观照。

生活在低层的人们,大多有着属于他们的梦和幻想,与此同时,他们对未来有太多不确定的疑惑或不安,这是他们恒定不变的生活态度,互相矛盾又互相依赖,孤身向前却难免同步。

如果以正面和反面来观照一个人的生命历程,那么,从其出生那天开始,就有了一个明确的生和死之间的距离,不确定的只是这段距离延续的过程,正面和反面正是这种不确定性的普遍性体现。黄莹的小说构建了低层生活中的正面和反面,还原了大多数人的那种沉积已久,同时却有意无意被忽视的生存状态,她用一种意想不到的冷静和

奇特的想象力,叙述着人们的无奈、抗争、妥协,又在不经意间,给这种阴暗小心地增添着一些暖色。

在《星期四下午的陈港码头》里,一个生活在城市中的年轻人,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,要求他到城市郊区的陈港码头接一对老年夫妻。作家细腻地描写了他在赴码头过程中感受到的炎热,在码头候船室等待时的焦虑,最后,客人却因故没有抵达。小说的最后,作者淡淡地写道:“等坐上班车后,我又将重新进入原来的角色,成为那个在夏日里煎熬着的小职员,继续用一种既恐惧又勇敢的劲头和太阳进行疯狂的鏖战。”这是一个普通人最为典型的生活状态,它象征甚至洞穿了人生的整个过程。当他们处在生活的反面,总会偷偷探视现实里的自己,慢慢忍受着生活的磨难和艰辛,犹如《正面·反面》里的我,在黑夜飞驰的列车玻璃窗中,观照和预测着自己今后并不精彩甚至极为平庸的生活,突显出普通人的无奈。然而,人们又总是本能地追求亮色和秩序,此时,他们的信念与理想中的世界几乎重叠,他们走进其中,坦然面对,感受扮演这些角色的快感,甚至幻化出种种美丽。黄莹构建的世界中,这样的美丽和快感,无论是在遥远的偏域,还是在依照人类规则生活的异灵中都同样存在。

叙述是一个作家最为重要的基本功,它显示的不仅是一种把控语言的能力,更是以独特的视角和对事物作深度理解和构建的过程。作为一位女性作家,黄莹擅长用细致和极具想象力的语言描写个人的内心感觉,以超乎寻常的故事,唤醒人们留存在记忆深处的经验和经历。

然而,在讲述这些人的故事时,她远离了一般人熟知的叙述方法,

无论是意象、结构,还是风格、语言,都更多地透出一种自我力量的强化,此时,她似乎成了一个反叛者。在她的叙述和讲解中,我们很容易找到卡尔维诺、博尔赫斯、格里耶这些现代小说家的影子。显然,一个作家要在短时间内建起完全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并不容易,没有哪个作家可以跳出既有的艺术规则。可喜的是,她的这种借鉴甚至模仿,能从容而自然地支撑起她所描写的那个世界。文学本来就是需要突破和创新的,即使这种创造来自于既有的模版,只要其灵魂足够新鲜,形象、形式自然会变得灵动和精彩。

牧野

2015年7月22日于宁波

目录

CONTENTS

序 艺术观照中的正面和反面	1
正面·反面	1
出走	13
夏天的故事	20
黑月季饭店	34
黄昏	113
星期四下午的陈港码头	121
梅雨	131
我的弟弟是一只斑头雁	178
无梦的人群	186
空屋	199
撤离地球之时	221

正面·反面

A

天暗下来了,外面的景物看不清了。

火车越过无数的田畴和村庄,好像赶着去赴一场约会般飞快前进,又快速把眼前的景物抛到身后,后面是一个巨大的黑窟窿,分不清一切。

火车哐啷哐啷摇摆着,让人想睡去。所有的人都知道火车将把他们带到哪里,就带着点盼望,又不急不恼地在火车上耗着时间,不管是聊天的,打纸牌的,歪着头打瞌睡的,拿着杂志看的,把所有的一切吩咐给了这个呼啸着飞奔的铁笼子,在这里可以抽烟、吃饭、想事,过着和外面并无两样的日子。

我的座位旁边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,有点胖,穿着这两年流行的横条纹T恤,坐在他对面的——靠走廊坐着的女人,显然是他的妻子,靠窗的是他的母亲。他母亲坐了一天的火车,大概累了,正

靠着椅子打瞌睡。那男人的妻子颇有兴致地听丈夫和走廊对过的男人聊天。

从上午9:43上火车,我就坐在这一家人的身边,和他们生活在一起,他们似乎从凌晨就上车了,那男人在聊天的间隙,扭过头对妻子说:

“你打个瞌睡吧,昨晚才睡了五个钟头。”

他的妻子看了一眼在身边睡着的母亲,对丈夫摇摇头。那男人也看了一眼母亲,看老人睡得很舒服,就把视线放到别处,继续寻找消耗时间的乐子去了。

从上火车开始,我就拿了一本小说在看,我的心思跟着书里的“我”在街上游走,后来他和女人上床时,我就在他们做爱的旅馆门外等着,他们完事之后,我们再一起到别的地方。我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来连续看完一个情节。环境这样嘈杂,车厢里除了始终不停的说话声、售货员懒洋洋的叫卖声“香烟饼干矿泉水方便面啦”,还有广播里永远听不清歌词的唱歌声。大约还能听出来是一个女声在唱,唱一个很激越的歌,好像在她的歌声里人群多少能兴奋起来似的。一个斜对面的男人一边和旁边的人打牌,一边用手指在桌上跟着曲子弹着。谁也无法记起歌曲的名字,就是这样熟悉,常年在什么地方听到,但我们都无法把它唱出来。

火车经常莫名其妙地停下来,引起人们的关注,议论声更响。这时,反而要让“我”等我了。

我身边的男人不时给我递一些东西,定时叫卖的盒饭,以及我向售货员买的零碎小吃,弥漫在我们之间的是一种既陌生又融洽的气



氛。那男人的妻子在我上火车之后就不停地打量我,要从我的脸上看出一点什么信息来,我一直把目光放在书上,或是窗外的风景里,她就注意力从我的身上移开。虽然我们的目光没有对视,但我可以感受到来自对面的探视,使我在寻找书里的情节时,颇不自然,好在她的视线移到了丈夫的身上,这使我可以反过来观察她。这不像是一个长在城市里的女人,她的目光里有一种小地方来的人的探索,想要知道更多的东西。

我为了单位的公事,去了一趟平生走得最远的地方, Y 市,见了要见的人,办完事情后,乘这趟车回来。在我居住的城市里,每天我和同事们一样匆匆上班,在一个屋檐下办公,中午我们又吃着食堂里相差无几的饭菜,在差不多的时间里,回到我们各自睡觉的地方去。

我时常渴望一种解脱,离开所有和我有关系的人群,在另一处生活,而火车上的处境恰恰符合了我的想法。到了明天,我就要再一次陷入原来的生活里。我居住的城市老远地张开了口,等我的穿入。

火车哐啷哐啷,摇过来又摇过去。我身边的男人拿着一张从隔壁要来的小报在看,他的母亲醒了,一家人就用他们的方言在讨论某件事,他的母亲让他起身去把旅行包里的瓜子拿出来,他们一边嗑瓜子一边说刚才那件事。车厢里来往的人比刚才少了许多,只有几个穿着制服的列车员走来走去。

天已经完全暗了,外面的灯光和玻璃窗上映出的车厢里的灯光相互重叠,又各自消散,使人无法分清哪一盏是里面的,哪一盏是外面的,哪一盏更真实。

几年前，怀着一个新的梦想，我离开了原来的地方，到现在的城市生活，像水流进桌子的缝隙一样，我融进这个城市，从日常的语言到身边的男人，我得重新开始。

忙完单位里的活之后，回到住处时，对关了一天的陈腐空气，我说爱人你会在哪一段路上等我。新的生活、爱情会在前面的路上吧。

火车进入一个隧道，发出空空的回响，打瞌睡的人们对此无动于衷，我身边的男人还在看报纸，连头也没有抬一下。车厢内已经完全静了下来，广播也在播完“全国新闻联播”之后结束了，广播除了制造噪音之外，好像没有什么用。

列车员过来，给每扇窗户整理窗帘，我说，还是这样挂着好。他对我笑笑，走到隔壁窗户前去了。列车员是个小伙子，态度非常和蔼，和我印象中的样子大不一样，我以为列车员都是些四五十岁的人，并且横着脸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。

玻璃窗里黑色的背景里，衬着我的脸，里面有一双眼睛看着我，那一个我在偷偷探视现实中的我。

前面有一片灯光，那是一个城市了。路灯很有秩序地排列着，告诉别人这里的文明。离火车最近的一幢楼里，我看见了一个人影，她站在窗口，这是一个老妇人。

这里是她的家，她在这里住了二十年或者三十年，她知道这屋子的一切细小变化，衣橱中每一格的抽屉装的是袜子还是另外的什么。电费单子又来了，有 126.67 元，下个月该省着点用。

她是我，那个佝偻的影子，那个头像的剪影，只有我自己认得。我



不知道在那幢房子里生活的我,是怎样的一个状况。我是否活得比现在要快乐些?到老了,我是否得到了自己年轻时想要的东西?我是否嫁了一个我爱的男人?这一切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,只让我看见了将来的我的一个影子,别的什么也没有告诉我。

看着那个我,我的眼睛潮湿了,火车上的人们看不到我的眼睛,他们依然在打瞌睡、聊天或者打牌。火车不由分说地将我带走,如果来得及,我要把火车的玻璃窗打开,向远处的窗口喊一声:嘿,我就是你,你得告诉我,你是怎样走过来的。

生命就在我的眼前,火车把我带到那个老年的我那里去,在此之间什么都没有。生命开始时给了我一个明确的生和死之间的距离,中间的一切是不确定的。都是我一个人来把握这个空白,就像火车上的人群是和我一起的,但我们都有自己的方向,我们除了闲扯,对外人不会说更多的话。火车经过的地方给我一个启示,让我看见了往后某个路段上的我,又不给我多余的时间,来知道更多的消息,使我更想追究我到那里去的路上的一切。

我身边的男人把脚搁在对面——他母亲和妻子之间的椅子上,幸福地睡着了。

我托着腮,躲在火车上昏沉的人们的背后,眼泪落下来,滴在膝盖上,热热的。目的的模糊成了我活着的全部内容,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结果,思考、行动、总结,没有第二次挑选的可能,不会像玩纸牌那样漫不经心出牌之后可以重新洗牌再开始。正如我以前玩过的一个游戏,在进入一个让我存活的岛之前,必须回答岛上土著的问题,有许

多各种各样的问题,时间越来越紧,我的身体慢慢变成了虫子,从头到脖子再到胸部,一个软乎乎的蠕虫,我的反抗挣扎成了虫子的蠕动,只有我把所有问题回答出来才能变成人,回复人的尊严,不然就只能看着自己的身体自上而下变成虫子,这并非侮辱,只是规则。

我需要某种提醒,我想知道我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。那个人影一闪而过,火车驰过城市,外面又是黑暗,玻璃窗上又是灯光和脸的影像。我得如常地过我的日子,其实是前面的我看了一眼后面的我,我带着自身所有的特征往前去,朝着窗口的我的方向而去了。

火车又穿过无数的城市和村庄,让人们上车或下车。子夜时分,火车又减速了,我的终点到了。我下车后,火车依然按照原来的线路前行,把行人送到他们的终点。

火车站的出口处,睡眼惺忪的工作人员查票后,让我顺着一条曲里拐弯的通道出去,火车站广场冷清得很,和白天的热闹形成一个反差。我跳进了在暗处潜伏的一辆车中,向我的住处而去,我明白,我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向窗口的那个女人的方向前进了,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一切都是熟悉的城市景致,汽车会把我带到我的住处,一切都会完好地接上头的。

一切又会继续的。



B

又是黄昏了，又是一天过去了。

每天早上5:00不到我就醒了，想再眯一会儿，可再也睡不着了，人老了就这样，在睡觉的时候睡不着，白天又总是打瞌睡。我的男人醒了，重重地咳嗽了两声，这是抽烟太狠的缘故，我对他说了几十年，劝他戒烟，他也没听我的，现在我也懒得去说他。他趿着拖鞋，到卫生间里去解手，卧室的门被关得砰砰响。我还是起来吧，我得和楼里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们在楼下的空地上活动身体，聊一些家里的事，一群群的年轻人经过，常斜睨着我们，好像我们生来是老先生、老太太似的。

之后我就穿着锻炼时的宽脚裤去菜场买小菜，和菜场里大嗓门的女人讨价还价，她们不喜欢和我这样的人做生意，我总是买最便宜的货色，然后再和她们还价钱，称了之后要她们把零头去掉，她们总说：难为你是有一把年纪的人。就这样，我习惯在别人的另外一种眼光下过日子，我并不以为这是一种羞辱，老年人就需要这样的肚量。

我的头发已经花白，我中年时已经有白头发了，这是遗传的缘故，家里人都这样，楼里的几个阿姨去染了头发，刚开始又黑又亮的，过不了多久，又长出白头发了，人老了就不用这样费心思了，人是活给自己看的，只要身体好，老了就老了吧。

我的背驼了，穿着毛衣时前面耷拉得老长，脸、手和身体上的皮肤已经没有年轻时的光彩和润滑，它们的生机在许多年前已经消失。在

我五十六岁那年,我绝经了,我知道从那时开始我已经退出了某一个阶段。曾经让许多男人着迷的身体开始了残酷的改变,我的乳房下垂得厉害,耷拉着贴在腹上。肚子像怀孕那阵一样,鼓得厉害。这样的改变,让我一年不如一年,几年下来我已经变成另外一个人了。开始时我有一些惊慌,看看我周围的老太太们都在这样地改变,我也就安定下来了,我知道我命定是要有这样的日子。我不去想更多的,每天早上睁开眼,看到的还是这个世界,我就想,那就再活着。

老天爷给每个人相同的时间——许多空白的的时间,要每个人自己去填写。回想过去的事情,好像就在眼前,那时的疯狂和现在的沉静就一墙之隔,那些日子我跟人家去学跳舞,到夜校学习,在那个日子我做着彩虹样的梦,我去学这学那,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拉开了一条连接的线。我和不同的男人相爱,急急去赴他们的约会,我依然记得去约会时心急火燎打扮的情景。苦苦想念一个人而不得时,写了满满的秘而不宣的一封长信。唉,都是镜花水月成了空了。

现在在客厅里抽烟的是我的男人,烟味飘到了这里。电视机的声音开得很响,我知道他准是边抽烟边看着电视,跷着腿坐在椅子上,我厌恶他那副神态。许多年前我就想为什么在那么多男人里我就挑了他。我厌恶他骂我时的满口粗话、藏满黑垢的长长的指甲,以及不知道我已经讨厌他的那副意满志得的神气劲,好像他有多少能耐似的。在很久以前我就说:一旦把我惹急了,我一定要离开他。

结婚一个月零三天的时候,我们大吵了一场,从那时开始我们养成了不吵架不能度日的习惯。在情绪激愤时,我们争着摔碗,瓷碗摔



到地上发出的“啪”的脆响,还有那些四散的白瓷片,于我们是一种莫大的快慰。这事开头了,就没法结束,往后每回大吵时,都是从摔碗开始。吵过之后,我们打起来,我以为男人是不会打女人的,打我的那双手是曾经抚摩过我的那双手。我想不到一个男人把对女人的扭打作为发泄,以前我所遇到的男人都不会这样的。然而这次我想错了,面对他强壮的胳膊,我感到自己的渺小,当夏天里露出手臂上的血瘀时,我对周围的伙伴们说,骑自行车摔了一跤。

那时我心里暗暗盘算着我们是要分散的,我把零用钱积攒起来,为以后做打算。当每一次分开的念头转上来,我才发现事情的困难,我已经结进一张网里,这张网是宏大的,在那里有我亲戚、朋友以及所有人情世故,习惯势力又把我的念头压下去了,我懒了,一次次的期望和妥协,大动干戈的事情需要很多的心力。于是,他更加得意了。

当孩子一出生时,看着他的小小的手和脚,他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小人,借着我的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上,我要和他一起度过他的艰难时刻,我把自己所有的痛苦先隐藏起来。我为了小孩子的痛苦而痛苦,为了他的快乐而快乐。孩子延续了我身上的一些特征,比如,他的单眼皮就和我的一模一样,单看眼睛和额头,他完全是我的翻版。他也继承了父亲的性格,当他的要求不能满足时,他会大吵大闹,不达目的就不罢休。他是另外一个生命,不是我或者我丈夫的翻版,他有自己的思想,自己的活法,我只是为社会贡献了一个生命,给了他一个生活的环境,其余的都是他自己的。从婴儿时对他的投入到少年时他有脱离我们的想法,他又是我的一个想做又做不成的梦。